

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快乐小鸟

# 孩子们来体操房很开心

 记者手记

## 请看他们的笑脸

一张体操女童的泪眼照,看上去确实惹人怜爱。但仅仅看照片,你无法真正地了解,孩子们的内心世界。

回想起在杨浦青少年业余体校体操房度过的这个下午,印象最深的,莫过于孩子们那一张张活泼可爱的脸。他们会为完成一个小小的动作开心无比;会为克服一个障碍与教练击掌相庆;当然,有时也会为一次失败而流下眼泪。但更多的,是天真无邪、阳光灿烂的笑。在现场,我最直观的感受是——等我有了孩子,我也愿意把他送去那里。

西方媒体总愿意拿中国练体操孩子流泪或者痛苦表情的照片说事,挑选的照片也常常具有特殊的视角和一定的导向性。不可否认,时至今日,仍然有那么一些人还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体育。试问,美国的孩子练体操就没有流泪的?练钢琴、练舞蹈的就没有哭鼻子的?几岁的小孩子,摔了一跤、见不到妈妈、或者没有给买零食,随时都有可能哭一场。非要把它提升到“耻辱和伤口”的高度,未免太以偏概全。

中国有句老话:梅花香自苦寒来。没有付出哪来的回报?这对任何体育项目,甚至做任何一件事来说都是如此。不可否认,如果走上练专业体操这条路,势必要比常人更多的苦、流更多的泪,但哪个伟大的运动员,不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?为什么有些人背后的付出就是励志故事,而对中国运动员就成了“反面教材”?

一些人对体育的印象,还停留在过去,似乎只有“苦大仇深”才是练体育,殊不知,哪怕是有着浓厚举国体制色彩的体操项目,这些年也在改变。“快乐体操”的普及、训练方式的改进,都让这个项目更有趣味性、人情味。

无论哭、笑、吵、闹,都是孩子天性的释放,因为真实,才显珍贵。或许在某个时刻,他们会掉几滴眼泪,但更多时候,却是毫无掩饰的开怀大笑。请来现场看看他们的笑脸吧,你一定会深受感染。

关尹



在教练悉心指导下,孩子们做伸展活动



孩子们多的地方,总是很热闹



小孩子的跳跃动作已经有点腔调了



家长们乐呵呵看着自己孩子训练

## 文体社会

如果你不走进生活,永远看不到它的本来面目。美或者丑,不能只靠想象。

几天前,英国媒体《每日邮报》发表了一组有关中国体校的照片,其中的一张是一名6岁上海女孩正在含泪训练。随后,有国内某媒体人就此在网上写下《体操女童的存在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耻辱和伤口》一文,顿时在体操圈乃至整个体育界,掀起轩然大波。

是天使,还是恶魔?接触体操,真的有那样残忍?前天,记者特意来到照片的拍摄地、杨浦区青少年业余体校体操房,实地一探究竟。

### 他们像一群快乐的小鸟

下午3时,这一天的阳光特别刺眼,气温约有26摄氏度,让人一下子有了盛夏的感觉。拥挤的体操房里,不免有些闷热。

五六十个孩子,被分成几个小组,正在教练的带领下训练。与其说是训练,不如说是在玩更准确一些。男孩子们排成一队,一个接一个地跑过去,奋力踩上踏板,跳到海绵垫子上,垫子大约只高出了二三十厘米;女孩子们则趴在最里面的大垫子上,用双手支撑起身体,从这头爬到那头,有时教练还会拎起她们的双脚,像推三轮车一样“溜”一圈。

这些,都是最简单的基础训练。杨浦区少体校体操班招收的是幼儿园中班、大班和小学一年级的孩子,年龄在四到六岁之间。每天放学后,他们会来到这里练两个小时左右。

小孩子的地方,总是很热闹,尤其是男孩子们,正处在调皮的年纪,边跑边叫,像一群不知疲倦、叽叽喳喳的快乐小鸟。而孩子们喊得最多的一个词,就是“教练”。“教练,我这样行吗?”“教练,让我来试试。”甚至还有人打“小报告”。“教练:斌斌他刚刚推了我一下!”

52岁的主教练蔡云天,戴着一副眼镜,看上去斯斯文文,嘴角总挂着微笑,眼神细腻而温柔。从1984年到现在,他已经在教练这个岗位上干了30多年。有孩子叫“蔡教练”,他总是飞快地应一声,习惯性地摸摸他们的头,俨然像一位慈父。

“一般来这里的前两三个月,都是让他们这样边玩边学,慢慢地培养兴趣。如果发现条件好、有天赋的孩子,我们再给他们一些比较专业的训练。”蔡云天对记者说,“不像我们以前那个时候,进来一两个星期就要拉韧带。现在要是这样做,这里的孩子第二天肯定都跑光了。”

### 家长乐呵呵看孩子训练

体操房外,有十几个特殊的观众。年轻一点的,是妈妈爸爸;年纪大一些的,是外婆奶奶和外公爷爷。他们守在门外,看着自己的孩子在里面扑腾,上了年纪的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一旁,安静地等待,还有的阿姨干脆利用这段时间打起了毛衣。

张一维的外婆每天都来,她说孩子的父母工作忙,把维维送到这里后,省了不少心。“至少不用担心他乱跑乱玩,这里安全得很,教练们都认真地看着。”为何让孩子练体操?她的回答很简单:“孩子喜欢。他每天吵着要过来,不让他来,真会哭。”那以后会让外孙走

专业运动员这条路吗?“要看他有没有这个天赋吧,如果有,那也没问题。”

不少家长也听说了网上的那篇文章,见到记者,都围过来气呼呼地为学校打抱不平。“根本不是那个样子,我的孩子来这里就很开心。”“蔡教练人老好的,比我们父母对孩子都耐心呢。”

“现在来的家长已经算是少的了。”身材魁梧的少体校校长朱增祥一直守在一旁,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珠。“为了安全起见,我们规定训练期间家长不能进入场内,否则人还要多很多。你说家长们每天都在旁边看,教练怎么可能去打骂孩子?”

从杨浦少体校走出了吊环世界冠军严明勇,这已成为他们的骄傲。最近两三年,朱增祥

校长正在区里大力推广“快乐体操”,幼儿快乐体操进入了杨浦区11所幼儿园和小学,少体校的体操教练们送教上门,十几名幼儿园老师也参加了专业体操培训。“少儿体操玩的是快乐。有了兴趣,就有了发展推广的基础,就不愁没好苗子出现。”他说,“现在想来学体操的孩子越来越多了,我看这个场地已经很拥挤,我打算把体操队搬到篮球馆去训练!”

“练体操真的有很多好处,体操是体育的基础大项之一嘛,对小孩锻炼身体、培养性格很有帮助。而且来这里学体操,全部都是免费的,非常受家长们的欢迎。”朱增祥校长自信地说,“希望更多的家长和孩子都来少体校看看,他们肯定都会喜欢这里!”

本报记者 关尹

## 事件回放



5月21日,英国《每日邮报》刊登出一组图片报道,展示了中国体校对6岁孩子进行训练的日日常场景。其中的一张照片拍摄于上海杨浦青少年业余体校,体操教练正在安慰女孩,拭去她脸上的泪水,并称“为了得到下一个奥运明日之星,这些学龄儿童含泪接受极限训练。”随即国内有某专栏作家发表评论:《体操女童的存在,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耻辱和伤口》,引发广泛关注。

一位老体操人的心声——

# 不后悔自己从小选择这条路

最近网上有关体操女童的这篇文章,让很多体操人深感忿忿不平,刘红就是其中的一位。那天,她在老队友的微信群里转发,引来姐妹们的集体声讨。“直到现在,我们也都一直很感恩小时候的教练。”

刘红从1971年便开始在虹口区少体校练体操,那时她才8岁,两年后凭借上海市比赛全能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市体校,后来还代表上海参加了全运会、去国外参加世界大赛。如今,她已经是一名健身教练。多年的运动员生涯,让53岁的她看上去依然红光满面、充满活力。她说,这得感谢体操。“从小就

学会这么一门技能,让我学到老、做到老。哪怕离开体操这个舞台,在其他地方一样能以这个为基础生活。”

回忆起当年在少体校的日子,刘红说,她们当时练得很快乐,哪怕吃点小苦头,也是“苦”一两天的事。“要说搞体育,哪个不苦?国外也一样。尤其在那个年代,我们是付出了很多。可如果没有当初的那些付出,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生活。这些苦,我的前辈、同辈、后辈都吃过,没什么大不了。任何体育项目都一样,只不过我们练体操的年纪更小一点而已。”

走过那段日子,刘红和她的队友们都非常感激儿时的教练。“那个时候的训练环境、训练器械都不好,跟现在无法比。教练更多的是像父母一样关心我们,付出了很多。我们那时跟教练亲得不得了,见他们都是叫爸、叫妈的,怎么还可能怨恨他们呢?”

“我还蛮自豪我是体操人出身,毕竟这个群体很小的。”刘红说,“我热爱我的体育事业,从不后悔自己从小选择体操这条路,它磨炼了我非常好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力,我相信每一个体操人都是这样的感受,感谢体操带给我们的一切!”本报记者 关尹